

一、書信

書信，帶著思念和關懷而來，為原本平淡的生活增添情味。

不論它來自何處，都讓人歡喜。也許是直抒胸臆，談的也不過是生活瑣事；然而，點點滴滴全是平凡中的真滋味。我常覺得，書信之所以能扣人心弦，固然是基於雙方深厚的情誼，也由於字裡行間的真摯。不造作，不虛偽，真誠自有它的光采，因而十分迷人。

書信是溫柔的藝術。寫信的人有了可以談心的對象，雖然不在眼前，而在千里之外，然而，心中的積鬱得以一吐為快，亦是人生的樂事。透過筆端，雖不必字斟句酌，但到底是一種轉換，縱有尖銳對立，也逐漸趨於緩和，多加了一分寬容厚道。

書信的特質在於可以一讀再讀。每回想念朋友時，便把它寄來的信翻找出來重讀，有如晤故人的快樂。今日的電話雖然便捷，即刻就能知曉對方的反應；然而，話出如風，隨而飄散四方，再無蹤跡可尋，想保存也大有困難。所以，我常珍藏書簡，沒事時隨手翻閱，竟也可以看出自己成長的軌跡，那一個階段和誰的私交最篤，當然也有那終身不渝的友誼，其實，已近乎手足之情了。

讀信的喜悅，有時像茶般的清芬，有時也像糖果的甜蜜，更多的時候則是回味時的雋永，讓人一再咀嚼，難以忘懷。

「有朋友自遠方來」固屬人間樂事，能得知遠方朋友的訊息，又何嘗不是令人開心的事呢？

每一封來信都像是一朵小花，綻放在人生的花園裡，美麗了我們的世界，也豐盈了我們的心靈。

因此，我也常喜歡坐在書桌前，給朋友們寫信，細細述說我生活中的悲喜，以及我對他們深深的繫念，但願大家都能平安喜樂，以共此有情天地。

二、媽媽炒的酸鹹菜

小時候，每頓吃飯時，我一爬上凳子就夾一筷子的酸鹹菜，放在嘴裡嚼，胃口馬上大開啦。

媽媽炒的酸鹹菜，味道和別家的就是不一樣。因為她加了豆瓣、小蝦、糖、醋，再澆上麻油。我最愛吃裡面的小蝦。

外公說海蜇沒有眼睛，全靠成千上萬的小蝦，密密麻麻趴在牠身上，替牠指路認方向，互相合作，多麼難得呀！媽媽聽了就不忍心吃小蝦，只給自己拌一碟素鹹菜。貪心的我，吃了她特地給我做的蝦炒鹹菜，還要搶她的素鹹菜吃。

外公總怨媽媽把我寵壞了，媽媽卻笑嘻嘻的說：「我小時候，您不也這樣寵我的嗎？」

外公摸著鬍子呵呵的笑了。我呢？更得其所哉的大吃特吃起來。

炒鹹菜是媽媽的拿手菜，但是醃鹹菜卻是長工伯伯每年年終辛苦的工作。媽媽把一株株曬乾的芥菜整理得乾乾淨淨，由長工放進大缸，加入大把的鹽，再跳進缸裡用雙腳使力的踩。

我在旁邊喊：「腳好髒啊！」

媽媽走過來，一把摀住我的嘴說：「不許亂講，這樣寶貝的菜，怎麼會髒？」

長工更得意的說：「我們種田人，一雙腳天天沖水，曬太陽，怎麼會髒？你這千金小姐，雙腳緊緊包在襪子裡不透氣，才髒呢。」

媽媽聽他們這樣說，趕緊走開了。因為她是一雙小腳放大的，聽了心裡好難過。我也很後悔，不應該引得長工伯伯說那樣的話，害媽媽不好意思。

好心的媽媽生怕長工不高興，又連忙對我說：「長工伯伯踩鹹菜，腳被鹽水泡得好痛，你不要在旁邊亂說話，要多體諒大人做事的辛苦。」我聽了，竟然忍不住哭起來了。

我儘管嫌鹹菜用腳踩得很髒，但是吃起來卻是那麼津津有味；因為媽媽的菜，調味實在高明。她平時很節儉，但是燒菜給大家吃，卻絕對不省油 and 作料。為了要大家吃得高興，她還說：「麻油是清腸胃的，酸鹹菜淋了香香的麻油，是『咬食』的。」

我最最喜歡聽她說「咬食」這兩個字，那意思是說「幫助消化」，把吃下的飯菜都咬得碎碎的。那是在山鄉的外婆說的土話。媽媽因為外婆過世的早，心中格外思念外婆，所以總喜歡做外婆教她的土菜，學外婆老人家愛說的土話。她滿腔的思親之情，豈是年幼的我所能領會的呢？

三、快樂是種能力

有許多說法，認為個性是天生的，有些人天生樂觀，天塌下來，他也能從瓦礫中探出頭來對蒼天感謝一番。有些人則注定悲觀，明明藍天白雲、美景一片，他卻憂心終有一日，天會撐不住，落在他的腦門上，有些人，更根據血型、手紋，振振有辭的發展出一套說法。

我個人的看法是，人的性格，生下來即有個粗胚，顯示了某種特質。可是當他行年漸長時，可藉由教育、歷練、膽識、意念，重新捏造自己的性格，那是屬於後天人為鍛鍊出來的「能力」，快樂便是其中之一，那也是努力的報償之一。

我很喜歡「努力」這兩個字眼，那表示一個人對某件事物的興趣、尊重或野心，誘使他付出心力、貫徹意志，以求達成或取得。所以，這兩個字，看起來雖然難免有沈重之感，卻是對生活的一種認真。而生活，原來就是一個人意志、才情與際遇錯綜交纏的一種展現，也可以說是一個人能力的成績單。

行年將近四十，回顧過去許許多多人生階段，自己追求與在意的事物每每不同，可是如今懸心，自己真正在意的，無非是快樂一事，能快樂，表示凡事盡力，沒有虧欠、亦無不安，所以能享受單純的和樂。可是，要做到這些，並非無為而治，最少要從最基本的自我訓練開始，那就是：對日常生活的粗糙面，要有一笑置之的度量，從平凡瑣事，亦能發掘單純的樂趣。

我常帶兩歲多的兒子搭乘公車，小傢伙對「人」非常感興趣，站在椅上，左顧右盼，有時對人展顏歡笑、有時對人縮鼻子扮鬼臉，更多時候，他會叔叔、阿姨、哥哥、姊姊叫個不停。公車上搭載的，大多是疲倦的短程旅人，臉上表情泰半凝重，有時連年紀輕輕的國中生，也是一張不快樂的撲克臉，對於兒子的「打招呼」，有些人會咧嘴一笑，然後轉頭他顧，不再搭理；有些則瞪他一眼，頗有怪責之意；可是，也有一些人，一路愉快的捏捏他的小胖手和小肥頰，嘻嘻的逗弄著他，顯得愉悅異常。我自己的經驗是，在路上捏捏一個娃娃的臉頰和手腳，真是一種愉快的感覺，還有什麼比孩子更叫人油然而生出喜愛之心的？在交會的每一剎那，如果可能，為什麼我們不能愉快一點？

某次，我帶孩子去附近公園。小傢伙短衫短褲，露出肥肥圓圓的小腿腿和小手手，他走得快，晃動著小手臂，圓鼓鼓的小屁股一扭一扭的，狀甚可愛。我跟他身後，邊看邊笑。當他趕過一位拄杖的老人時，老人突然愉快的笑出聲音，對著正走過他身旁的我，指指那小人兒說：「好可愛！好可愛！」……